

文荟

宋真宗的封禅绝唱

□ 鹿 峰

坊间

一个世纪的对话

□ 张世勐

一

泰山封禅并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自秦始皇至清溥仪的两千多年间，共有6位皇帝12次封禅泰山。宋真宗是中国历史上在泰山封禅的最后一位皇帝。

封禅的本意是封天禅地。所谓“封”，指在泰山上筑土祭天；所谓“禅”，指在泰山下的小山上辟场祭地。天人感应思想是封禅学说的理论基础。所谓天人感应，即指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神秘互动，天意引领人事，人事会应天意。人若违背天意，上天就会降以灾异进行警告惩戒；如若政通人和，上天就会降以祥瑞进行肯定奖励。在今天看来，这种跨范畴的直接类比虽然不那么合乎逻辑，但其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种天人交通呼应的思想又确乎在天命与人事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肯定与制约机制。

最早记载泰山封禅的文献是《管子·封禅篇》。《管子·封禅篇》已佚失。《史记·封禅书》上记述了管仲有关封禅的一些言说，如春秋之前有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炎帝、颛顼氏等72位帝王到泰山封禅，但这些说法并无实据实证。

秦始皇是将泰山封禅由传说变成现实，由理论变成实践的第一人。公元前219年，全国统一后的第三年，秦始皇进行了泰山封禅。此后，汉武帝八巡泰山，七次封禅，成为中国历史上封禅次数最多的皇帝。汉武帝泰山封禅166年后，汉光武帝封禅于泰山。受东汉都城制度由“东向为尊”向“以南为正”观念改变的影响，汉光武帝将泰山封禅的路线由泰山东侧转移到泰山南麓，因此后皇帝封禅皆循此道。唐高宗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打破女性不参与封禅的惯例，携皇后武则天共同封禅。唐玄宗的封禅堪称阵仗庞大，其封禅队伍据说达10万人之众。历朝封禅不仅可告天受命，又能彰显盛世之功，因之封禅成为历代皇帝心心念念的至高夙愿！

然而，运势基于时势，天算还加入人算。到了宋真宗，古老的封禅却被玩坏了。宋真宗成了泰山封禅的历史终结者！

二

皇帝的泰山封禅不是想去就能去的。泰山封禅的条件有三个：其一，异性而王；其二，事功卓著，百姓安居；其三，天降祥瑞，时呈吉兆。三个条件中，前两个条件是基础，后一个条件是关键。赶不到改朝换代或不出点惊天动地的功业来，是不好意思到泰山封禅的。

跋履

我在大漠追胡杨

“这就是胡杨！”听到此话，同行的摄影师不等越野车停稳，就侧身挤下车门，跳到树下举起相机。

我紧迫其后。对这种独属于大漠戈壁的“明星”，内地人大多心生向往。它无惧极端恶劣环境，枝如虬龙，叶形多变，寿命极长，“坚韧不屈”的胡杨精神给人带来力量。然而，当胡杨真正站到面前时，我却略感陌生，因为它长得细嫩、矮小、排成两行，分列大门左右，像是刚刚梳洗打扮过的年轻礼兵，细皮嫩肉，干净清爽。

“礼兵”守护的地方叫胜利油田春风基地，是来自山东的石油工人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圈起来的一个院子。茫茫戈壁滩上，人们“头戴铝盔走天涯”，钻出了许多油井，在油井最密集处建了个办公区。大家以胡杨扎根大漠自助，移栽几十株胡杨，由专人精心养护，每天至少要浇两遍水，既怕它旱，又担心涝，还时常把菜叶沤成的有机肥“喂”给它们吃。

院外黄沙漫漫，院内绿意融融。春风基地最粗的一棵胡杨，在后院的职工餐厅门口，树下支着一口铁锅，树梢轻抚屋檐，常有人坐在树下聊天。在远离家乡的西部大漠，他们的工位遍布戈壁滩，非常珍惜这难得的一抹绿。

正是由于要辗转各地采访驻疆石油工人，我有了在大漠追胡杨的机会，一连十天，像个追星少年。

一路上，我都在思索“胡杨三千年”：长着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地千年不腐。我走过不少地方，对各地各类树种，比如身姿挺拔的白杨、独木成林的榕树、造型优雅的松柏等，都已不觉新鲜，却单单钟情胡杨。

油田派出的采访组领队用手指，去克拉玛依吧，我们的“哈浅1”井组，就在万亩胡杨林里。

环顾大漠，我辨不清他指的方向。漫天黄沙中，只有稀稀落落的梭梭、红柳、骆驼刺，还有被晒得无精打采的戈壁藜。

即便是具备了前两个条件而没有祥瑞，那也不能直接去泰山封禅。齐桓公成就霸业，睥睨群雄，极想封禅，但被管仲以没有祥瑞为由而制止；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几经参酌筹备，数次将欲成行，但不是遇天出彗星，就是遇地生水灾，最终也封禅未成。

封禅必须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想到了，并且也努力去做到了。

先看“天时”。公元1004年，宋、辽在澶渊（今河南濮阳）交战。宋军暂胜而议和。双方约定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然后相互不再滋扰，保持边境稳定。“澶渊之盟”给宋辽带来了约120年的和平。但对此议和，时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这是以有限代价换取长治久安的务实选择，也有人认为盟约是损害大宋尊严的“城下之盟”。为平复众议，引导舆论，宋真宗听取了其时履行相当于宰相职责的知枢密院事赵鼎的建议，拟在这个时间节点，以泰山封禅典礼来震慑北辽，弘扬国威，提振士气。从初衷看，这个想法似也有无可厚非的现实考量。

又造“地利”。天子有想法，地上有办法。一时间，京城、泰山相继出现各种有利于泰山封禅氛围的祥瑞吉兆。先有天书两次降于汴京皇宫，后有甘泉喷涌，继有六月初六黄素天书降于甘泉北侧。但也就是这些做法，成为后人非议的主要把柄。

再设“人和”。各地赴京请封的民众“相继于道路”。官员奏疏叠呈。更有人进献奏时因泰山封禅而刻制的《秦泰山刻石》的拓片和《汉武帝封禅图》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封禅氛围在全国形成。而这些躬身趋奉行为的来由，大家都心知肚明。

1008年四月四日，宋真宗决定进行泰山封禅。十月初四，宋真宗奉天书由京师出发前往泰山。声势浩大的封禅队伍行走16天抵达泰山。十月廿一日，王钦若献上3.8万只泰山灵芝。十月廿四日，宋真宗在岱顶举行封天仪式。十月廿五日，在山下社首山行禅地之礼。十月廿七日，宋真宗离山返京。于此前后，宋真宗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并在今泰安南部的旧镇社区附近新建治所；诏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且对岱庙进行修葺；举行封禅科举特科；赐办“天祝节”，开启了东岳庙会等。

三

皇帝封禅是一场关国系民的大戏。这场大戏既有正史可见的黄钟大吕式的堂堂奏鸣，同时也伴有神史逸闻中插科打诨般的坊间谐曲。据说宋真宗封禅除其政治考量之外，还有来泰山祈嗣的隐愿。宋真宗一生共生6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由于种种原因，其子女多早夭折。来泰山封禅时，40岁的宋真宗尚无儿子。国祚绵长，血脉为大。民间传说宋真宗封禅泰山时，途中经今菏泽市东明县的龙背寺，遇见容貌婉丽、知书达礼的道姑李宸妃。皇帝返京后銮驾征召。后李宸妃生下，即后来的宋仁宗。李宸妃生子后，皇子被皇后刘娥抚养。宫中所有人也对此守口如瓶。李宸妃生前声名不显，地位不高，但皇后刘娥平素亦未予加害，并且在李宸妃去世后予以厚葬。后来宋仁宗得知真相，恸哭不已，百感交集。李宸妃也被追封为皇太后。民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即由此事而演绎生发。

四

宋真宗在岱顶今碧霞祠西侧的泉池洗手时，发现一石琢玉女像。后来人们将此名之为“玉女池”，并在池旁修建玉女龛。泰山碧霞祠信俗就此开启。

宋明以降，碧霞元君信俗由妇女及大众，由底层至高层，由零星到隆盛，最终推动形成了泰山“一天一神一仙”三位一体的信仰格局。

东岳大帝是泰山的山神。远古时期，人类的生存条件艰难，认知能力有限。高山大河等自然存在以及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让人们惊异、畏惧、好奇、期盼。人们以儿童般的天真，由己及人，由人推物，把大自然想象为有喜怒哀乐的人，并由此幻化出具有人格特征的自然神灵。经过漫长的演化升华，泰山神由最初的山形石态变成半物半人的模样，最后终于演化为帝王之相。

与女娲、西王母等伟大女神一样，碧霞元君既承载着母系社会生殖崇拜的文化基因，又凝结了后人对女性慈爱、宽厚、美丽等品质的信赖与崇敬。人们把碧霞元君当作“求风得雨，求雨得雨；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富得富，求官得官；求财得财，求名得名”的万能神仙，并且把碧霞元君称作“泰山老奶奶”“泰山娘娘”。比起“王”和“大帝”来，这些称呼显得亲切、亲近、温馨、温暖。如果说东岳大帝是帝王之神的话，那么碧霞元君则是老百姓自己的神！

泰山石敢当信俗源于原始的灵石崇拜。远古先民的生活与石头密不可分，如用石头制造工具、打制武器、击磨取火等。石头质地坚硬、稳固、牢靠，极易让人联想到与人事相关的正直、忠诚、坚毅、勇敢等高尚品格。原始的灵石崇拜与石头的审美特征融汇在一起，造就了泰山石敢当这个仙格化的人和人格化的仙。泰山石敢当的主要本领是镇宅护家、治病驱邪。泰山石敢当信仰由北方到南方，由大陆到台湾，逐步扩布到东南亚地区。比之东岳大帝、碧霞元君，泰山石敢当就像那位威武英俊且身怀绝技的邻家大哥。

东岳大帝、碧霞元君的地位职司此消彼长。泰山神的职司逐渐由综合性的万能神演变成单一性的冥界王，而碧霞元君的功能则由最初的单一性生育神，逐步扩大为综合性的全能神。身居高位的东岳大帝逐步把泰山的主流信俗让位给了平民出身的碧霞元君。碧霞元君俨然成了泰山主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信仰的奇迹！

今天，在泰山，东岳大帝、碧霞元君、泰山石敢当“一天一神一仙”各司其职、相得益彰：东岳大帝主司阴阳终始、万物润养，功用主要在国家层面；碧霞元君主司护国庇民、普度众生，功用主要在社会层面；泰山石敢当主司守家护院、镇妖辟邪，功用主要在家庭层面。泰山逐步成为官民共享的敬之山、用之山、亲之山！

这一信俗格局，就源于宋真宗在泰山顶上的神奇发现。

五

宋真宗不甚高明的封禅操作让许多人不以为然甚至看他不起。对于这场笑话式的闹剧，时人多有腹诽。至明太祖朱元璋，则干脆去掉了宋真宗诏封的泰山神帝号，并确定不再进行封禅。此后的皇帝们都直接放下了封禅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改封禅为祭祀。相对于封禅的繁文缛节，祭祀可亲去，可派员，形式多样且无歧义，同时还省心省时省钱。明代皇帝先后40余次祭祀泰山。清康熙、乾隆20多次祭祀或登临泰山，特别是乾隆，还饶有兴致地为泰山写了170多首诗。虽然好诗少，但毕竟在这位皇帝眼中，泰山越来越像座山了。

两千年来，泰山封禅从虚到实，从多到少，从少到无，逐步从神圣走向实用，从神秘走向公开，从神奇走向日常。今天的泰山已更多地成为一座风景山、艺术山、旅游山，泰山曾经所承载的政治意蕴已逐渐成为厚重的人文底色。

□ 马宝涛

与日夜磕头不止的抽油机为伴，任凭时大时小、摇摆不定的风不停抽打。

我们颠簸数百里，驶进号称风城的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这里是雅丹地貌，经年累月的大风，将大地雕琢出千奇百怪的形状，沙粒吹到安全帽上哗哗作响，抽油杆有节奏地撞击着铁架，发出悦耳的金属伴奏声，音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回响。沙丘上下，满是胡杨。仔细看吧，这才是我心中的胡杨！树干粗如牛腰，弯曲成不规则的形状，通身布满深深浅浅的裂纹，每一根枝桠都像秀着肌肉的健身者的臂膀。仰望树冠，硕大如棚，刺眼的阳光从细碎的叶片间忽隐忽现。

《汉书·西域传》载：“（鄯善）国出玉，多麩苇、柀柳、胡桐”。由于外观似桐，以前人们管胡杨叫胡桐。两千多年前的胡桐，如今仍站在油井旁——古人见它抗风沙，今人借它喻坚守。

不过，平时那些用来描写树木颜色的词，诸如翠绿、碧绿、油绿、葱绿，抑或青翠、苍翠、黛翠、鲜翠等等，用在胡杨上都不够准确，因为它是灰暗的，勉强可用墨绿、暗绿、灰绿来形容。当地人，这就是胡杨最健康的肤色。

仔细端详，我终于看清了胡杨那独特的叶子：有狭长的“柳叶”，有椭圆的“榆叶”，也有带锯齿的“枫叶”，这些形状各异的叶片往往就长在同一棵树上甚至同一根枝条上。若要判定一棵树是不是胡杨，这也是它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在荒漠中，“保水”比“吸水”更关键，叶片形态的灵活多变，是胡杨适应环境的一种策略。随生长阶段和环境湿度而变化，以实现光合需求与抗盐保水的平衡。

更多的野生胡杨并不连片，它们零散地独居于沟渠内、沙坡上、戈壁里、棉田边。从乌鲁木齐向西，胡杨三两两地生在头散发的疯子，有的像不修边幅的乞丐，有的像拄着拐杖弯腰驼背的老者，有的像袒胸露背咧嘴憨笑的莽汉，有的像歪着脑

袋装天地的顽童，有的像扛着褡裢腰扎布绳的侠客。

在石河子市西古城镇，不时有身躯硕大的骆驼和步履轻盈的野鸡横穿马路，旁若无人，趾高气昂。当地人在路口胡杨树下建起骆驼雕塑，展示悠久的历史和多彩的文化。胡杨的叶子，在这里成为动物们的美味，它们还与麻黄、黑枸杞、芦苇共生。是的，沙漠里也有芦苇，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

胡杨天生耐旱，但也需要水分。人们看不见的神奇之处，正是胡杨那十分发达的根系，“深扎+广铺”是其对抗干旱的核心战术，钻井队员看到，其主根可扎到地下十多米深，相当于“负四楼”，在地下沙土几乎不含水分的情况下，能稳定获取地下水；侧根则可横向延伸数十米，像一张大网覆盖周围区域，捕捉着偶尔的降雨、融雪或土壤里的点点水分。同时，它的根系粗壮且交织紧密，可抵御流沙，防止植株被吹倒和掩埋。

翻过骆驼梦坡，再驶过锁风村，就是沙漠地块采油小站了。采油工赵代明的床头，摆着一件工友赠送的胡杨根雕，已经被他摩挲得发亮，52岁的他说这里没有胡杨，只有黄羊时常光顾。他们两人守着两口油井、两个油罐、两座板房，闲暇时就爬到沙丘顶上看着砂石小路的远端，数着日子等油罐车前来拉油，盼给养车送来补给。

但我分明看见，秋日斜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和远处的抽油机叠在一起，就是两棵挺拔的胡杨。

在玛纳斯，在石河子，在乌苏，在奎屯，在塔城……我在北疆油区内外见到了长相各异的胡杨。石油工人告诉我，更好看的胡杨，在南疆。

从乌鲁木齐去南疆，植被最茂盛的路径当数独库公路。早饭后，我们从独山子出发，开始翻越天山，去追寻另一番模样的胡杨。

新疆“最美公路”果然名不虚传，高

山、峡谷、河流、瀑布、雪山、草原一一呈现，一眼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不过一路蜿蜒攀爬，沿途胡杨并不多。原来水肥丰美的地方不是它的主场，就像石油人总往最贫瘠的大漠钻。

半夜时分，历经14个小时颠簸，我们终于翻过天山，下到南麓小城库车。在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美丽小镇，胡杨多且高大起来。果然，南、北疆的胡杨因气候条件、水文环境、土壤特性的差异，在整体景观风貌与个体形态特征上均有区别。

从库车南行，就是气候干燥，地势平坦，人烟稀少。车行大漠，沙海浩瀚，胡杨林立！远观，它们星星点点地散落着，给人以极致的壮阔、苍凉之感；近看，有的像卧象，有的如铁蟒，有的似扎着马步扛着枪械的威武武士。千姿百态，神情各异！

穿过塔里木河流域，继续向南疆大漠腹地行进，胡杨越来越少。偶尔出现一棵，无不是站在一座小沙丘上，或高或矮，别具一格，宛若盆景。进入和田地区，绿色越来越少，沙质更加细滑，我们沿着石油勘探时的路线，徒步向沙海跋涉。

眼前的沙丘，一座接一座，连绵不绝。慢慢地，鞋子里、衣袋里、耳朵里、无人机的螺旋桨里都灌进了细沙，最后连牙缝里也未能幸免。终于，蓝天白云下，一棵高达二三十米的胡杨孤零零地站在对面沙丘上，我们留下、爬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到树下，三个人拉起手来也未能将其环抱。想必，这棵孤寂的胡杨千百年来早已惯看了沙海沉浮、四季轮转，对于渺小的人类不屑一顾吧！它高傲地矗立在夕阳里，扭转老态龙钟的腰身，舒展着粗壮有力的枝桠。

“五丈胡杨三丈径，热箭枯根土裂肠”。我们的脚印，回头望时，已被风沙抹平。一旁封停的“胜和1”井，是三十年前胜利油田入疆后钻下的第一口井。如今，他们的根也早已深扎大漠。

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坐在床边。

躺床上的是姐姐，103岁。坐在床边的是妹妹，98岁。

坐在床边的是我的母亲。自然，躺在床上的是我姨。

我是不同意她们这次见面的。但外甥胆儿大，不怕事，趁我哥在北京，趁我不在家，拉上98岁的妹妹，就去找她姐了。翻越崎岖山地，一路向东。

我唯一一次去到姨家，还是大一时的暑假，堂嫂要回娘家，堂嫂的娘家跟我姨同村，我便跟了她，翻山越岭。我们村属丘陵，再往东便是山区，根本没有路，走的全是沟沿和地坎。其间，跨过一道道水，走过一个个园，掠过一片片庄稼。堂嫂比我大不几岁，正当年华，也许正是穷山村出身，成就了她的清爽和纯粹，顶得起肤白貌美这种形容。她额头上渗着汗，脸红扑扑的，我说，你娘家到底在哪里呀！堂嫂说，你跟着我走就是。因堂嫂要在娘家住几天，而我当天还要返回，所以我一路努力记着去时的路。尽管如此，至返回时，我也只能奔着一个大方向，翻山越岭，穿过阡陌纵横。

仅去过一次并非与姨家的感情淡，而是后来的姨已经跟着表哥进城了。姨生有五女儿，对大表姐、二表姐、三表姐我都没有太多印象，跟四表姐、五表姐相对熟一些。尤其四表姐随了姨的性情，而且身材匀称，长得也美。她毕业后，有段时间，母亲跟着我，与表哥在同一座城市，隔一段时间，我便用自行车载着母亲去表哥家，去见姨。每每，两姐妹都聊得热烈。后来，有车了，更加方便，她们姐妹见面的次数也有所增多。母亲和姨，虽是一母同胞，但除了身形相似，其他多有不同。姨，白净脸，口齿伶俐，嗓音清脆，喜欢谈大道理，天南海北地讲，打着手势，自带气场。母亲则不然，声气小，喜欢讲小道理，更关注家长里短，粗茶淡饭，人情世故。在姨的面前，母亲多是听客，附和者，保持一种沉稳和静默的力量。但私下里却跟我吐嘈，还，她把过去都忘了，只知道大吹大拉，学了你姨父的一些毛病。据母亲讲，大表姐、四表姐多次从我家背过玉米、地瓜干。有一年，就要过年了，我姨父来了。半瓶子酒喝尽了，还在一个劲地海阔天空，大吹大拉。母亲忍不住问了句，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姨父顿了顿，说，也算是吧。我家刚卖了只羊，26元钱，准备一家人的年用，父亲便从中拿出20元，给了姨父，酒场也终于有了了个结。类似的事似乎还有好多。我理解，母亲可能更想从姨那里听她说说当年的事，那些共同走过的穷苦日子。但姨总是打着手势，嗓音清脆，大吹大拉，却总是不着边际，与母亲的期待相去甚远。于我来说，母亲所说的那些事，或许都是真的。但即便真的，时过境迁，拉则无意。再说，一个丘陵村与一个山地村的差别，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那个年代，谁也比谁强不了多少。

姨是100岁那年回到乡下去的，母亲则是在84岁那年，便执意早早地回了乡下。按她的说法，来日无多，回去占个屋地盘。可14年过后，仍然能赶集上店。

姨托人带来口信，希望姐妹俩见一面，这便有了外甥的安排。事后，我想了解一下她们姐妹俩这次见面的一些细节，据一同陪护前往的大姐讲，去后，她一直是和四表姐在一起聊，外甥一直是和表哥在一起聊，然后是姐妹在一起聊。聊什么不知道，反正姐妹俩仍然聊得很热烈，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

问题不在于聊得是否热烈和时间长短，关键是如今的姐妹俩都是深聋，听力障碍严重，谁也不会听见谁说的的是什么。但她们却能够你一段我一段，说上两个多小时。这让我想起一次与《潜伏》的作者龙一兄参加中国作协采风时他讲的一则故事。也是一次活动，他与湖南作家谭谈一起。谭谈的方言口音很重，外省人几乎无人听懂，报到后两人出去转了一圈，相言甚欢。有人问龙一，他的话你听懂了？龙一说，一句也没听懂。问者不解：但看见你们有说有笑？龙一说，我们谈得很好，很愉快。那么这姐妹俩基本也属这种情况，各说各的，交谈愉快。进一步说，姐妹俩在这个年纪，谁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见了，说了，就可以了。

我问外甥，你听见你姥姥说怎么了没？外甥说，我只听你姥姥最后说，过去你都记不得了，我可不再来看你了。

母亲生于1927年10月，那时，北伐军刚从我们那一带离开，党组织也刚在县城及县城周边一带活跃。一说这都是很遥远的事了，我只能从历史课本和县城档案中，追溯那个时代点点滴滴的风云过往了。



“五丈胡杨三丈径，热箭枯根土裂肠”。我们的脚印，回头望时，已被风沙抹平。一旁封停的“胜和1”井，是三十年前胜利油田入疆后钻下的第一口井。如今，他们的根也早已深扎大漠。